■ 新闻关注

普京宣誓就任新一届总统

5月7日，俄罗斯莫斯科，俄罗斯新一届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宣誓就任，正式开启第四任期，为期6年。

德国人行道现“马克思”红绿灯

德国特里尔，当地人行道现“马克思”交通灯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。

日本定制各国特色和服迎东京奥运会

日本定制各国特色和服迎东京奥运会，中国款堪称惊艳，祥云飘在袖子上，牡丹在裙摆上盛开，腰部还有以巨龙为型的长城，长城上的水波纹很像龙的鳞片。

印度老虎受伤藏身废弃工厂养伤

印度一只3岁大的成年雄虎在与另外一只老虎争夺领地时战败受伤，躲进当地一家废弃工厂养伤，2个月后，被野生动物救援部门发现并救助。

■ 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为纪念著名作家、曾创作出《铁道游击队》《红嫂》等脍炙人口作品的刘知侠诞辰100周年，本报记者赴青岛采访了刘知侠夫人、知名作家刘真骅女士。刘真骅与刘知侠相识、相知、相爱的曲折故事，让人感慨。而刘真骅近30年来不遗余力地做着刘知侠未竟的事业，让更多人了解、欣赏、记住知侠，着实让人敬佩。进入耄耋之年，刘真骅不忘知侠，活出自己，织就出绚丽的一道彩虹。

刘真骅：道不尽的“痴侠”

□ 本报记者 逄春阶

4月28日，约好上午9点半，拜访刘真骅老师，却因记者的疏忽耽误了半小时，刘老师已在小区大门口站着等候，季春的阳光，洒在她的脸上，我内心的不安稍减。

刘真骅走路身轻如燕，健步如飞，哪像个82岁的肝癌患者呢。她的名言浮现在我脑海：“心里不长皱纹，就永远年轻”“把82岁活成28岁”……难怪50年前知侠第一面第一句话是：你终于来了！

灵魂深处的声音，撬开了她的心扉

刘知侠和刘真骅的爱情可谓当代传奇。刘知侠的前妻刘苏1967年在一场车祸中丧生，留下6个孩子，大的16岁，小的只有6岁。1968年，正是“文革”最乱的时期，刘真骅和刘知侠先后被不同的人介绍见面，但刘真骅都回绝了。后来一位老领导又给她介绍对象，事先没说是谁，刘真骅说不见，约好了上午九点直拖到下午四点，刘真骅赶去老领导家致歉，认为那个人早走了。没想到，一进门，碰到一个人，那人穿的中山装跟炸油条的似的，已经看不出衣服的本色了，裤子上还有洞。他一个箭步冲到刘真骅面前说：你终于来了！很多人介绍的都是你，就是你啦！旁若无人地径直把刘真骅拉到破沙发上坐下，扒了一个橘子塞给她。当时的刘真骅脑子一片空白坐在那里，她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人跟赫赫有名、叱咤风云的名作家刘知侠联系起来。

“在送我回工厂的路上，他说：你以后不会孤独了，有人陪你一起走。见我定定地望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一丝认同感，他坚定地望着我；并把手放在我扶自行车的手上（等于刹车）说，我只要你记住一句话：知侠是个好人！”

忆当年，刘真骅清晰如昨，“50年的生前身后结结实实地验证了：刘知侠真是个大写的好人！”

刘真骅对刘知侠的爱，是从硬如砖头的坚冰开始，一点点加温化开的。毋庸讳言，开头是可怜他，当时刘知侠真的在“走麦城”：蹲牛棚，挨批斗，家里还有6个未成年的孩子！

刘真骅对记者说，虽然与你倾心而谈后心情应该舒畅很多，但半个世纪的往事却是：揭一次伤疤流一次血……

刘真骅透露了一个多年的秘密，她最终决定嫁给刘知侠，缘于知侠的中篇小说《一次战地采访》，那是解放战争的故事。知侠在一次战役后，发现了一个国民党电台台长的日记本，知侠在日记里看到了一个厌恶战争的进步青年的心迹，后来，他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把这个国民党兵救了。

刘真骅说：“我俩在1968年相识后，我们的关系若即若离将近一年没有进展，我在看他的作品时，对小说里写的人和事与他探讨，他绘声绘色地讲述，我对他灵魂深处自然流露的人性产生了强烈的‘崇拜’！这是我义无反顾地答应嫁给他的很重要的原因。”

记者查到，刘真骅1970年1月22日在致刘知侠的信中说：“这几天我一直在读你的《一次战地采访》，在你的所有作品里，我最喜欢这篇文章……你为了救一个有才华的走错了路的国民党电台台长，冒着敌人疯狂的飞机轰炸去找他，救了他的命，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。我真感动！联想到我自己，你也是在我绝望的时候救了我。”

1970年2月2日晚，知侠回信说：“你对《一次战地采访》的偏爱，你说我‘挽救’了你垂危的生命的比喻，这一切都会引起我的沉思的。因此，我爱你和接受你的爱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的。”

灵魂深处的声音，撬开了她关闭了多年的心扉。

翻看着刘知侠和刘真骅三年恋爱的情书选《黄昏雨》，这些滚烫的，炽热的，汪洋恣肆的文字，是无法复制，也无法重写的。它把记者带入那个异样的年代。理解了为什么刘知侠说：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深爱过，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爱着一个人。

知侠逝世20周年时，刘真骅写了四句诗：“当年锋火驰风云，江山不负壮士心，而今岁月悄然过，天地犹存知侠魂。”

刘真骅说有个想把《一次战地采访》改编成电影的计划，“相逢一笑泯恩仇，这对本是同根生的两岸同胞兄弟的故事，展示的是美好的人性，是一段很好的佳话。”

刘真骅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。 孙玲/摄影

“侠哥”的红色情结

刘真骅说，知侠，早年他的战友都叫他“侠哥”。刘知侠原名叫刘兆麟，自幼家贫，跟随父亲在村边道清（河南省滑县道口镇－博爱县清化镇）铁路打工、捡煤核，跟随母亲在外祖母家放猪。刘知侠11岁那年才开始上半工半读学校，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卫辉一中。

1937年夏，他从报纸上得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，约合了三个同学一起奔赴陕北延安抗日军政大学。

“他们同学4人一路步行风餐露宿，半路上有两个实在受不了了，中途退出，只剩下他和颜正兴，历尽千难万苦，狼狈不堪，终于在1938年2月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到，由办事处送往延安。到达延安时已是1938年的3月初，为了不连累家人必须改名换姓，刘知侠给自己改了个‘痴侠’。他跟颜正兴说：你这个人太中规中矩，就改成颜红吧。后来，颜红成了福州军区的副政委。”刘真骅说。

刘知侠有很浓重的红色情节。《红嫂》就不用说了，《铁道游击队》《铺草集》《沂蒙山故事集》《一次战地采访》《芳林嫂》等，传递的都是红色基因。

刘真骅说：“刘知侠到延安时，不到二十岁，他就把兆麟名字改成痴侠，痴，痴迷，痴心，有点儿傻，一根筋，但是很侠义。后来就一直延用这个名字。有一次他在《山东文化》油印版的小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，刊物出来后刘知侠发现署名改成了知侠，就去找编辑问：你怎么给我改名了？编辑说：我把你那个病字旁去了，你既不傻又没病。从此就成了知侠。”

1991年9月3日，青岛市政协召开老干部国际形势座谈会，刘知侠发言时，对“苏联解体、东欧剧变”的局势忧心如焚，慷慨陈词。

知侠当时讲话很激动，他去拿杯子，拿了两把没拿着，有位老同志说，知侠你别这么激动，咱们还有群众哪！刘知侠说，对！群众！群众！结果突发脑溢血……

“我赶回来时，抓住他的手说，知侠，你不是说还要和我再过二十年吗？他气若游丝了，我攥着他的手，他捏了我一下，虽然很无力，但是我能感受得到……”刘真骅讲述着，眼里有了泪光。

王元化慧眼“识”知侠

在访谈中，刘真骅多次深情地提到王元化先生。她说：“没有王元化，就没有《铁道游击队》。”

1953年，刘知侠写完《铁道游击队》，送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。编辑们看了以后，准备给刘知侠退稿。当时王元化先生是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副社长。

刘真骅说：“刘知侠生前多次跟我讲，王元化同志过问《铁道游击队》那个稿怎么样了。编辑说，这是一堆素材，故事不完整。王元化说，拿来我看看。他看了以后，说，太好了！这部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。就出版了。一个好编辑，对一本书来说，多么重要啊。”

学者罗银胜先生在《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》中有这样的表述：“对艺术有着敏锐感觉的王元化多次与刘知侠交流，探讨作品的修改。谈到写作的表现力问题，他打比方说，写作要讲究技巧，木工还有粗细活之分，把人物写活了，作品就成功了。王元化先生还为《铁道游击队》落实了责任编辑，请刘金（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、《文学报》总编辑）担任。后来通过加工处理，那些过于繁琐重复的人物和战斗情节，有的被删去，有的被合并，余下的则有所加强。《铁道游击队》于1954年元月出版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，新书上柜不久便告罄，当年即再版。《铁道游击队》使刘知侠一举成名……”

《侦察兵》被剥夺署名权

电影《侦察兵》，记者小时候不知看了多少遍，一些经典台词都能背诵。

刘真骅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是根据知侠的小说《一支神勇的侦察兵》改编的。”

记者进一步了解到，上世纪70年代初，北京电影制片厂鼓励大家抓剧本拍故事片，摄影出身的李文化常去资料室翻小说。一次，凑巧从乱书堆里翻出了“文革”前出版的刘知侠的小说《一支神勇的侦察兵》。李文化看了觉得不错，马上动手改编，当剧本定稿时，署了原作者刘知侠的名。

刘真骅回忆：“大概是七十年代初期吧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李文化同志，带着电影《侦察兵》（未上映前）找到了我，当时知侠去王村的一个劳改农场去采访了。李文化急切地需要找到刘知侠，一定要让他看看这部电影，说已经约好了省委宣传部的王众音部长当天晚上一起看这部片子。我很着急啊，又没有车，当天下午找到一个小伙子，用摩托车带着我奔跑了一百多里赶到王村，那天下大雨，我们浑身淋得像落汤鸡，好容易找到劳改农场，农场领导让吃了饭再走，我说领导还在等着哪，又急着往回赶，农场领导给派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们。晚上，我们在电影公司看完后，李文化问知侠，感觉如何。知侠说，还行吧。李文化说，很抱歉，电影不能署你的名字，有关人士不让。知侠说，那就待判决吧。你把我的孩子抱了去，你怎么打扮我不管，但是孩子是我的。”

写这篇专访时，记者又看了一遍电影《侦察兵》，像见到了40多年前的老友。如果重拍，希望一定把知侠的名字加上。

电影《红嫂》与谭启龙墨宝“蒙山情”

“《红嫂》这个故事是李子超同志1960年秋和刘知侠到苏联去在路上讲的。知侠就问，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故事呢，李子超说，沂蒙山人是很封建的，你叫人家小媳妇直接给伤员喂奶，那还了得！”刘真骅说。

其实，早在1939年底，刘知侠随抗大一分校千里东迁，融入如火如荼的沂蒙抗战热潮，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妇女“识字班”，就是他在《大众日报》报道的。“红嫂”形象，早在他心中酝酿了很久。李子超的故事，激出了他的灵感。

红嫂的形象跨越时空，富有永恒魅力。知侠功不可没！诚如贺敬之为刘真骅的题字：“知侠不朽，红嫂永生。”

记者看到，刘真骅客厅里挂着山东省委原书记谭启龙的书法“蒙山情”。

刘真骅说，“蒙山情”这幅字，是1995年她搞电影《红嫂》的时候，请谭启龙题写的。

“革命现代京剧《红云岗》，被毛主席评价‘玲珑剔透’，然后说，如果拍成电影，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多好，结果电影制作者领会成把《红云岗》京剧舞台剧直接搬上了银幕。”刘真骅说，“事实上《红云岗》一直就没有拍成真正的电影。知侠去世后，我一直有这个心愿，京剧搞了，电视剧搞了，我想改成一部真正的电影。后来请谭启龙书记给我写个片名。谭书记就给我写了‘沂蒙情’三个字。”

刘真骅还讲起谭启龙关心刘知侠的一些细节。刘真骅第一次见谭启龙、严永洁夫妇是在1987年盛夏，在青岛。她和知侠听说谭启龙从成都回来在济南定居，现在青岛八大关一座小楼休养。他们就赶去拜访。谈话中，谭启龙说起刘知侠在“文革”中与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严永洁一起游街示众、被批判的事情，谭启龙一挥手，仿佛与往事告别，话锋一转说：“这些年耗费了我们多少不该消耗的时间和精力，应该说这才是最大的损失和遗憾。”又拍拍知侠的肩膀说：“你还年轻，趁精力还来得及一定要多留点作品给后人。”

刘知侠猝然离去后，刘真骅在《文艺报》发表了《我的太阳》悼念文章，谭启龙夫妇看后很激动，专门写信问候，并邀请刘真骅到济南见面。

悲痛欲绝的刘真骅在痛苦和沉落了很长时间后，重新站了起来，开始整理和出版知侠的文集。八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《知侠文集》五卷的选编，谭启龙同志非常关心《知侠文集》的出版情况，最后由青岛出版社出版。

1995年刘真骅又从她和知侠泣泪泣血共同写成的160万字的“两地书”中，选编出了46万字的《黄昏雨》。

当初许多人把《黄昏雨》都理解成黄昏恋。谭启龙看后说：“一个不到48岁，一个不到30岁，哪来的黄昏恋？没文化！她是借用李清照的词《声声慢》中的句子，‘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点滴滴。这次第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！’”谭启龙书记很重视文化，从他关心知侠这一点就看得出来。

谈到两地书《黄昏雨》，刘真骅说：“身、心，都面对四壁，没有人可以对话、没有人可以安慰，没有人可以诉说，那孤寂比死更难受！写信、读信是当时维持生命的空气……”

忍骨裂之痛，替知侠报恩

知侠临终前轻轻的“那一捏”，是嘱托。刘真骅说：他给了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，我将用余生回报他。除了编辑出版《知侠文集》五卷、拍摄电影《红嫂》外，还出版了知侠封笔之作《战地日记》，参与电视剧《刘知侠与芳林嫂》创作、电视连续剧《铁道游击队》多版重拍、《小小飞虎队》等等播出……

“知侠有个恩人，就是他小时候的一个学校的校长，叫李祥芝。知侠当年家里穷，他想考中学，父亲不让，但是这个李校长竭力支持他考，结果考上了，也就是现在的卫辉一中，全县他考了第一名，但是他没钱上学，是李校长帮助了刘知侠两年。两年后李校长因病去世，刘知侠失学、失业。现在想来没有这个好老师，就没有知侠。没有这两年的中学，刘知侠也写不了《铁道游击队》。全国解放后，刘知侠将李校长的女儿李云珠接到济南上学直到大学毕业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如亲人般往来。1995年，全国征文大赛，我写了篇《刘知侠当年的希望工程》，就是写的这个事，还获得了一等奖呢。”

刘真骅是青岛红十字会“微尘基金”的监督委员，也是“微尘之星”的获得者。2013年5月15日，刘真骅向青岛红十字会表示，要向卫辉一中捐赠10万元稿费和《铁道游击队》著作权，以报答母校当年的培养之恩，效仿李校长的资助之举。微尘基金会的理事们也随同刘真骅一起向卫辉一中捐助了10万元，成立“微尘·真知”基金，以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。

刘真骅说：“我们去河南，来回的费用都是自己拿，不给人家添乱。不巧的是，在我联系这个事儿的一个礼拜，脚崴了，骨裂，我谁都没告诉。我坐着轮椅到了飞机场。好容易上了飞机，飞机有故障，让我们另换飞机，折腾了4个多小时，到新郑机场已是半夜一点多了。第二天，参加仪式，我打着石膏，坐着轮椅，在会上我讲述了当年刘知侠接受资助的故事。好多人听着都掉泪了。”

“这些年我做的许多事也许不被别人理解，但我乐此不疲，在很多场合我也说自己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，但我必须坚强！为了完成对刘知侠的承诺，我必须坚强！”

一缕青丝伴君眠

刘知侠在刘真骅眼里，是高山仰止的。1969年11月14日深夜，她写给知侠的信中说：“你已经在我心里放了一把火，这火在燃烧，很旺……”一点不夸张，知侠点燃了真骅。

刘真骅，一点点变得坚强起来。去年得了癌症。要做消融手术。“针打进去，像电气焊一样，把病灶烧焦，那个大夫说因为很痛，给你全麻醉吧。我说能疼死人吧？医生笑了。我说我不全麻，因为我还得写东西，全麻后，我脑子两三天过不来。那个期间脑子里还在打腹稿呢。最后，痛得不行的时候，牙咬得那么响，旁边大夫抓着我的手，我说我给你捏碎了啊。绝对不是夸张，当时我一直一个劲儿地想，想那些先烈们，当时叫敌人弄去了，严刑拷打，我能不能经受了？我想我能不能叛变？我想我不会变节，绝对不会出卖别人……”

这就是刘真骅！一个15岁就参加革命的叛逆女孩，血管里让知侠灌注了红色基因，变得有了坚定信仰。

就凭着对知侠的“信仰”，在刘知侠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，她为刘知侠组织了一场高规格的“刘知侠作品研讨会”。

在刘知侠逝世两周年的日子里，她多次往返山东、河南联系刘知侠的骨灰安放。她先是将刘知侠的骨灰安放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，让他和先他而逝的老战友们相聚，后又将他和前妻刘苏的骨灰一起合葬在河南刘知侠的故土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刘真骅将自己的长发剪了一缕，也与知侠的骨灰一起入土。并用宣纸写下了：我心我情都已随你而去，今后的日子都是多余的，什么人也不能取代，我的灵魂与你同在。

刘真骅是个大女人，心大，格局大。她说，我骨子里的行侠仗义常常不被人看好，也就是不按常规出牌，江湖人称“二哥”。她甚至笑着谈到遗嘱，骨灰将撒大海，只取一点埋葬在青岛百花园刘知侠雕塑象背后：我永远是刘知侠身后的那个女人。

一年又一年，年年念知侠，今年是刘知侠百年诞辰，她正在忙着出版《痴侠》百年诞辰纪念册，将刘知侠逝世后许多老战友的回忆、悼念文章收集入册。

刘真骅，不是真正的“痴侠”吗？

■ 责任编辑 郭爱凤